

1920

万全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本辑编辑：边华旭、倪昌有

本辑审阅：庞有治、王兆林、曹永茂

前 言

这本书是一面极普通的多棱镜、聚光镜。用它，对漫长岁月雕琢在这块土地上的点点历史斑痕反射、曝光，会使您能从透视放大的角度，领略到万全山河绚丽多姿的生命色彩，感受到万全人民浓厚朴实的生活气息。这即是我们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心愿。假如，它能使您对过去，留下深刻的回味或记忆；对现在，带来生活的激励或启迪；对未来，唤起美好的憧憬或向往，我们将感到不胜宽慰。

本书共收集整理我县地域变迁、宗教信仰、工交史话、教育回顾、工商金融、人物传记、大事记实、等九个侧面四十三篇、共计十几万字的历史稿件。其中，建国前万全县工商业、张垣古城斗牙行业、我县镇反运动的回顾、我县陆路交通的起源与发展、革命烈士冀明信、外佛内道的黄天教等几篇文章则是反映这诸多侧面中，较为生动突出的史料。相信读后会对您大有裨益的。

编辑整理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县委、政府的亲切关怀；张市政协文史处、县志办、档案馆、党史办及有关部门给予了热情帮助；县委书记李发同志为本书亲笔题了词；张市文联书法协会主席、省书法家王慕乙同志为封面亲笔题了字；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殷切希望更多的读者都来关心这本史料，并对书中许多不实及谬误之处不吝赐教指正。

编者

1988年11月

目 录

地域变迁:

- 洗马林的来历.....王文汉 (1)
太师庄的来历.....阎瑞兴、王棋 (3)

宗教信仰:

- 外佛内道的黄天教.....马西沙 (5)

统传文化:

- 太平鼓.....倪昌有、柳玉山 (12)

工商金融:

- 建国前万全县工商业.....刘桂江 (14)
我县国营粮食商业初建期概况.....龚旭晨 (26)
张垣古城的斗牙行业.....龚旭晨、倪昌有 (30)
施久湖
我县在张垣时的金融活动情况.....县农行 (40)
典当业.....王文汉 (42)
拨铺子.....王文汉 (46)
解放前我县农村借贷方式.....王文汉 (48)

工交史话:

- 张库公路的一段繁荣史.....郝进功 (51)
我县陆路交通起源与发展.....郝进功 (54)

孔家庄最早的搬运工人郝进功 (58)

教育回顾:

明清时代万全教育高 瑞 (60)

万全“抡才书院”始末杨建基、李沛泽 (79)

万全县民国期间的教育柳玉山 (84)

人物传记:

县大队长李正军柳玉山 (91)

张状县长刘有华 (99)

冀明信烈士传略县志办 (107)

清代义士同盟会员李恩泽柳玉山 (113)

辛亥时期革命党人暗杀团成员——韩俊五

.....柳玉山 (117)

傅先生传李崇儒 (120)

杨国声传柳玉山 (123)

昭毅将军、都指挥金事胡公赵桂兰 (125)

土匪头子张文贵李成栋 (128)

李九如其人柳玉山 (133)

大事记实:

万全县镇反运动的回顾赵连继 (138)

万全县——国民党组织沿革王金城 (147)

解放战争期间万全县的支前工作党史办 (151)

老龙湾汉墓群柳玉山 (155)

邹家庄弹药库倪昌有 (161)

追怀狼窝沟战役中牺牲的牧羊小英雄

.....李宝柱 (166)

八角台战斗	柳玉山 (170)
万全县革命烈士纪念亭	柳玉山 (173)
万全县旅蒙侨民的历史与现状	县志办 (181)
万全县鸦片毒害的始末	王金城 (184)
南山坡土匪的一次大窜扰	李成栋 (188)
蒙古军聚歼金军主力于会河川	王金城 (192)
	霍岩龙

历史轶事:

康熙制法与护法	柳玉山 (197)
说说定安将军	谢江 (199)
江福与明皇帝英宗回归	柳玉山 (202)
野狐岭	王文汉 (204)

洗马林的来历

王文汉

万全县洗马林镇，三易其名，是历史趣事。据我县清代“县志”记载：“该村始建于唐朝，因人多村大，故名‘万家村’。万家村，村居山湾，背靠北山，面向南川，土地肥沃，水利方便，物产丰盛，士农工商，集居而来，形成农、牧、商行业交易中心，是塞外农、牧产品的集散地，又是历代屯兵重镇。是遏守通往塞北野狐岭下的咽喉之地。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经过历代多年变故，到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因村西山上长满荨麻草，村名又改称“荨麻岭村”。

明代文人杨士奇曾写诗：《过荨麻岭》。诗曰：浩荡山川气象开，氛清多简将臣才，平生不解谈孙武，也到荨麻塞上来。

渺渺良畴岁岁丰，青山清水澹兼浓，世人只说边州苦，不识边州乐趣同。

明朝宣德十年，在边塞屯村，建城筑堡，设立官所，以安内御外，巩固疆域。当时就在荨麻岭村，筑城建堡，城墙高三丈三尺，城围方四里五十三步，建南门为：“承恩门”。西开“观澜门”，为什么叫“观澜门”？因西门外是一条大

沙河，每逢夏季山洪暴发，挟砂带石，波浪滔滔，咆哮如雷，洪峰翻滚，非常壮观，村民们集岸而观。故取名曰：“观澜门”。

相传，明正德年间，一个炎热的夏天，当朝皇帝朱厚熙，率将到边关巡岁，行至荨麻岭下，天气炎热，人困马乏，口干舌燥，在一片树林中休息，朱皇帝下了龙驹后，玉马不停蹄地在森林里乱刨，马蹄刨处，泉水涌出，将士们欢乐雀跃，痛饮一顿，顷刻浑身凉爽，心旷神怡，并将战马痛痛快快地洗刷一遍。朱皇帝的龙驹，在森林中仰头高叫，四山回音，悦耳动听，皇帝和将士们沉浸在一片欢乐声中：“真是一泉洗马的好林地”。从此得名为：“洗马林”。清代王式猷曾写诗曰：《洗马林》，“马林今胜地，狐岭昔严疆，一自天兵洗，边尘不复扬，弦歌媲邹鲁，耕凿竞陶唐，万柳环山水，依然蔽帝棠”。

该城原为土城堡，在隆庆五年（公元1567年）增修砖包，成为砖石城堡。并设有驻兵守备，成为边关重镇。遏守着塞北疆域，保卫着边塞生息和人民生活的安宁。该城直到清乾隆六年和民国十五年，两次视修，城墙、城门洞及城内庙宇完好无损。

现今城内留下来一座“玉皇阁”，近年来经政府拨款，修葺一新，是万全县仅存较好的一处古代建筑。

太师庄的来历

王棋 阎瑞兴

洋河岸畔，孔家庄乡东南隅，有一处古老的村庄——太师庄。很久以前，这里是个荒凉寂静的地方，茫茫荒原，无人在此居住，只有洋河常年流水，严冬结冰。那时，一到雨季，这里便山洪暴发，河水泛滥，淤聚了大量的腐殖泥沙，使这一带土地变的愈加肥沃了。因此，牧草生长旺盛，城东、城西河环绕四周，确是一片水草马鸣的牧畜草原。直至明万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掌朝太师徐延昭在此养马始筑村落。

根据太师庄碑刻及史料记载，太师庄的建成，时值明代后期。此时封建贵族、大地主疯狂掠夺农民的土地，使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土地的大量兼并，又使统治阶级内部因经济利害的冲突，出现内讧；与此同时，北部边境的满清女真部族日益强盛，频繁袭扰边关，严重威胁动摇了明王朝日益衰败腐朽的专制统治。为缓和矛盾，平定局面，明皇只好旨谕扩充军队，以防内外战乱。而太师庄则正是明皇为了养马扩军，命朝臣们在长城以北草原一带修建的养马村落之一。

万历十六年左右，掌朝太师徐延昭选中了“太师庄”这块宝地。接着派来大批士兵和车辆运土建造上城堡，并于万

历一十六年五月竣工。建成后的城堡，墙高二丈四尺，占地约十多亩。门洞用大城砖砌成，城门坚固，启闭自如，用铁叶包裹，钉满了蘑菇状大头铁钉。门洞中央砌石碑一方，记载了土城建成年代，建筑规模，城内设施等。门洞上方镌刻“太师庄”三个大楷书体字，笔力苍劲，气势磅礴，格外引人注目。城内并安设大量马桩子，开凿水井一眼。城门顶盖小庙一处，内塑二神，面向西者“文昌”，面向东者“魁星”。城内还建有太师庙及五道庙、真武庙。在太师、真武庙隔扇前，悬挂着两口大铁钟。这就是最早的太师庄。

以后封建王朝为了扩大统治范围，先后从山西洪洞县等地，迁来刘、胡、马、杜四大姓的移民，成为太师庄村的祖先。后来又逐步迁来张、王、李、赵、白、阎、郝、武等姓人家。太师庄村迄今建村达四百余年之久。以后村庄扩大，人口增多，土地使用率大大提高，以农耕为主的太师庄一直沿续下来。现在该村小土城内的庙宇已被拆除，城内旧民房逐渐变为新房，小土城已列入新村规划。该村农、工、商飞速发展，人口也达到两千三百多人。

外佛内道的黄天教

马西沙

明清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作为正统宗教的道教与佛教也逐渐走入下坡路。在宗教信仰的领域，代之而起的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民间宗教运动。数以百计的教门，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在这种环境中，深受正统宗教特别是道教影响的黄天教便应运而生，成为一支以佛、道相混，外佛内道为特征的新型教派。

一、黄天教的产生。

黄天教，又叫黄天道、皇天道，由明代嘉靖年间李宾创立于直隶万全卫。创教不久，迅速风靡了直隶、京畿、山西，又在明末清初传入浙江。清末的思想家颜元曾经指出：“我直隶隆庆、万历前，风俗醇美，信邪者少。自万历末年添出个黄天道，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颜元《四存编》）可见黄天教流传盛况。

创教人李宾，道号普明，直隶阳原县人，生年不详，死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青年时代曾务农，后他应征入伍，驻守长城。退伍后到万全卫膳房堡创教。关于李宾的师承，史无记载。有的史料说他“参师访友，明修暗炼，悟道成

真，性入紫府。蒙玉清敕赐，号曰普明虎眼禅师，设立黄天圣道……”（《虎眼禅师遗留唱经》）李宾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开始讲经说法，进行传教活动。他曾著《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和《清静真经》。创教初期活动范围在山西大同、直隶宣化一带，特别是桑干河两岸。后来传教中心在万全卫膳房堡附近的碧天寺。碧天寺为五大进殿，号称“祇园”，前三进为佛殿，最后一进高阁为道教三清殿。李宾与其妻许氏（号普光）即在此寺内修行。李宾死后，教权由普光接掌。普光死于万历四年（1576），与其夫合葬于碧天寺内。教徒修建十三层高塔，号明光塔，以示崇拜。从此碧天寺成为黄天教圣地，每年四时八节做会，教徒不远千里，云集于此。“多金舍寺”（乾隆二十八年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

李宾只有三女，其中三女儿为养女，故其夫妇死后，教权即由女儿及外孙女依次递传。至清代初叶，黄天教教权再次回到李姓手中，由李宾胞兄李宸后代把持。

李氏家族从李宾起传了七代，历时二百一十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月，当局破获黄天教传教中枢。乾隆皇帝派朝臣兆惠及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会同办案，大肆逮捕教徒，毁寺拆塔。并掘出普明、普光等人尸骨，“投弃城外车道，寸磔扬灰，宣示众庶”。清政权于黄天教如此镇压，足见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巨大。此案一兴，于黄天教打击颇大，但李氏之败，并不意味着黄天教的没落，不过是导致教权易手罢了。在万全县一带，黄天教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沉寂，到光绪初年，再度大兴。信仰者“鸠工庀材，建庙祀之，名曰普佛寺”（民国《万全县志》）。随后，又有多类黄天教庙宇拔

无他术”（《悟真篇注释》）。这些说法显然对黄天教的修炼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黄天教有自己的一套修炼方法。在创教及传教人看来，人身是一个小天地，宇宙是一个大天地，两者本为一体。天的精华是日月星，地的精华是水火风，人的精华是精气神。认为天地人“凑三才”才能达到丹珠自成的效果。所以这个教门十分注重“取日精月华、天地真宝”，昼夜家，采取它，诸般精气，原不离，日月光，诸佛之根”（《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十分崇拜日月天地。从明代末叶起，信仰者就“唤日光叫爷爷，月亮叫奶奶”，“每日三次参拜”（颜元《四存编》）。这种参拜仪式一直延续至清代。

黄天教创立后，随着教派的发展，崇拜教主的气氛日益浓重，普明、普光慢慢变成了宗教偶像。教内把普明比作太阳，把普光比作月亮。碧天寺内所建明光塔即日月塔。教内还编有《朝阳天盘赞》，《朝阳遗留排天论》、《太阴生光普照了义宝卷》等等，都是把普明、普光等奉为太阳、太阴（月亮）加以崇拜的。这种崇拜仪式与修炼内丹的理论融为一体，构成了黄天教最基本的宗教内容。

（二）黄天教与全真道。黄天教不仅受到两宋以来内丹派的影响，还受到金元时代产生的全真道的影响。元初，全真道鼎盛一时，教势几乎囊括整个北部中国，后来因与佛教争宠而骤然失势。明初，朱元璋以正一道为正宗，全真道再度失势。除通邑大都尚保有实力外，信仰下移，与民间教派合流。这一点在黄天教经卷中有明显的反映：“普贤全真大道，千圣不闻，万祖非说，今遇古佛慈悲，指透天真大道。”

“今遇着一真僧，说破虚空全真大道。”（《普明如来无为

地而起。

二、黄天教与道教诸流派。

（一）黄天教与内丹派。从表面上看，黄天教是崇佛的：圣地碧天寺前三进为佛殿，寺门以“祇园”命名，取佛教“祇树绘孤独园”之义；创教人及主要传承人皆冠以佛号；主要经书名目亦有关于佛经。但黄天教不过是外袭释教的一点皮毛。它主要继承的还是道教的思想资料。纵观黄天教初期的几部经书，贯穿着一条修炼内丹，以求长生的主线。所谓内丹，是以人体为一鼎炉，炼神化气，使精、气、神凝聚成“圣胎”。所谓圣胎，又称丹珠或金丹。黄天教经书讲：“得道之人，先通内用。养神、养气，神气不散，结成金丹”。“修行人，参求大道，……养成他，仙丹一粒”（《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在黄天教徒的眼中，修行是结丹的条件，结丹是修行的结果。一旦丹成，就突破了凡与圣，生与死的界限。所谓“结金丹，九转后，自有神通”。就可以“赴蟠桃，永续长生”，达到天无圆缺、人无生死、无饥无饿、无染无污、来去纵横如意、“寿活八万一千岁，十八童颜不老年”的幻想境界。

李宾等人的内丹理论当然不是独创，而是继承了两宋以后道教内丹派修炼宗旨。道教丹鼎派自隋唐以后，由主炼外转向内丹。宋代张伯端集修炼内丹理论之大成，著《悟真篇》，于后世影响极大。《悟真篇》所言，大抵是排斥外丹，讲求修炼内丹的方法及“妙用”。所谓：“人人本有长生药，自是迷途枉自抛。……丹熟自然金屋满，何需寻草学烧茅”“天仙非金丹不能成”，“盖天仙除金丹之道，则余

丁义宝卷》)在创教人普明看来,黄天教即全真道,全真道即黄天教。所以他讲“大道本全真”,“全真大道,乃在家菩萨,悟道成真”。当然黄天教并不是全真道,全真道以兼修性命、圆融三教为宗旨,也有兼炼内丹者。但是黄天教毕竟继承了全真道部分教义思想,黄天教也讲性命双修,诸如“性命合,同为一体”,“性命要两投”,“性命是阴阳”等等,把修性修命,同视为要义。与全真道不尽相同的是,黄天教把兼修性命作为“结丹出神”的条件,而全真道则追求全精、全气、全神,认为三者的统一便是“性命之道”。

全真道还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凡圣同一,这一点于黄天教影响很大。黄天教经卷总是强调“生仙生佛,不离人伦”,“性命相合,凡圣同根”。认为儒家提倡的人伦道理是济养万物的根本,是成仙成佛的基础。不同的是,全真道虽然提倡三教合一,推崇儒教,却不许信仰者娶妻生子,而要出家修行,黄天教徒则家居火宅,娶妻生子,各守常业,甚至主张夫妻双修,共同悟道。

(三)黄天教的道场。黄天教创始人李宾是反对做道场的,认为除修炼内丹外,别无正法。所以诸如修庙建塔,念经诵忏等等都在扫除之列。但后世传承人为了现世的经济利益却违背了祖训而广行道场。黄天教有《普静如来钥匙真经宝忏》四卷,其内容,多为道经所载。从这部“宝忏”的份量,可以推知黄天教道场的宏大规模。不仅如此,清代一些黄天教徒还以制造道场乐器为终生职业,可见该教做道场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黄天教道场分两种,一种做于宗教节日,一种是为请忏者“消灾去祸”。宗教节日共有十二个,是时教徒云集碧天

寺，住持该寺的道士与教主李姓配合，教主主持做会，道士则念经诵忏。至于请忏者则情况各异，分别念诵不同经忏。《普静如来钥匙真经宝忏》内又包含九种经忏，诸如《造罪地狱宝忏》、《超拔亡灵宝忏》等。在道场内，人们感受到的是浓重的宗教气氛和盛大的宗教活动场面。这是一种使人受到震慑而心怀畏悚的神秘环境。

在行道场的宗教家眼中，世间无一人无罪恶，无一处无罪恶，茫茫人寰就是罪恶的渊薮。甚至杀猪屠狗、妯娌吵嘴、乱泼污水等等也都成了罪孽。至于欺师背祖、毁天骂地、不尊皇王、污蔑神灵则罪无可道。只有在道场的经忏声中才能洗涤罪恶，免堕地狱。黄天教就是利用各种宗教手段，使愚昧的民众沉溺其中，遂使教势长盛不衰。

我们指出黄天教与道教的诸多内在联系，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为什么这个教门能在明嘉靖一朝从底层迅速崛起？嘉靖是明代国势衰败的一朝。有明亡国，不亡于崇祯，而亡于嘉靖、万历。衰败的因素很多，但世宗崇道，神宗佞佛，是重要原因。嘉靖皇帝初登基即好鬼神事，日事斋醮。先征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继招陶仲文，大加宠信。嘉靖二十年后，帝“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他在位几半世纪，崇信道教，影响波及整个社会生活。上至朝廷、下至民间无不受其风熏染。廷臣需撰青词，青词是否称旨，往往关系身家荣辱。道士地位骤然提高，达官显宦多师事道士，以问道家故事（参见《明史》邵元节、陶仲文等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民间，“求道访真”，参师会友，秘撰丹方、经书，几成风习。李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于嘉靖三十

二年“悟道成真”，并进而自创教门，自造经书，自称教主的。可以说，黄天教兴起的重要原因是正统道教影响的结果，是封建王朝政治腐败，宗教空气迷漫的一种产物。

（摘自《文史知识》一九八七年第五期）